

## 第六章 人生逆襲的開端：部落社會運動(1991---2019)

### 章節前言

1990 年底，從曼谷駐地返台述職後的 Masaw Akit，在情報局裡擔任副主任一職，大約過了七個月後，他卸下高階情報員的軍職退伍返鄉。此時的他正值青壯不惑之年，他早在退伍前籌畫了軍職卸任後移居泰國曼谷地區，從事某企業公司的高薪工作，同時在曼谷市郊外也有一塊土地等著他去經營拓展。

然而世事終究難料卻總是造化弄人，當他正打算按著人生規劃，全心投入在國外情報戰場的身分掩護下，累積了多年的人脈和經驗，Masaw Akit 即將在已設定就緒的市場上，展開他最熟悉的泰國曼谷地區旅遊事業。沒想到就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偏偏遇上了台灣島內正在掀起一場大自然反撲的生態浩劫，直接從祖居地的木瓜溪流域中上游一帶，往南撲向連接山區縱谷一線的太魯閣族人部落住區，甚至到後來延伸長達萬榮鄉境內見晴、萬榮等部落。太魯閣族人居住土地的殘破和苦難的現實景象，在這一年被徹底翻攪了。

1990 年 6 月 23 日午後，中度颱風歐菲莉在壽豐鄉境內登陸，風捲的力道直接襲擊木瓜溪中上游山區一帶，使得溪流周遭山區的片岩地層受到擠壓、滑動，進而噴發為土石流。土石流挾帶著碎石岩塊，滾動著峭岩上的巨石，一瞬間轟然爆裂，導致世居山下的銅門村太魯閣族人住戶，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命傷亡和財產損失。歐菲莉颱風土石流掩埋家戶住區的災難，總計造成 36 名太魯閣族人罹難。轟然落下的大量土石淹沒了 3.7 公頃的土地，埋掉了村落第十二、十三鄰家戶，不僅是家戶生命蒙受死傷災情，有部分長眠於山下的祖先公墓也同受摧毀，隨濁浪流離四散。



1990 年 6 月 23 日午後，銅門村土石流  
1990 年 6 月 23 日，歐菲莉颱風襲擊木瓜溪中上游山區一帶，噴發的土石流挾帶著碎石岩塊，滾動著峭岩上的巨石，掩沒銅門山下的部落住戶，釀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命傷亡和財產損失。圖片來源：引自維基百科，下載網址：快取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1990 年 6 月 23 日午後的歐菲莉颱風襲擊木瓜溪中上游山區一帶，挾帶著碎石岩塊的土石流掩沒銅門山下的部落住戶，總計造成 36 位族人罹難。上圖為受災家戶在空無一物的家屋地上立碑悼念死去的親人。圖片來源：昝日羿·吉宏提供。



秀林鄉銅門村在 1990 年發生土石流掩埋部落家戶慘劇，這場災難也成為台灣島內因土石流而遷村的太魯閣族部落住區。

上圖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直到 2007 年設置紀念碑於災難發生區域。圖片來源：昝日昇·吉宏。

日後的幾個月裡，在村落族人的口語流傳中，雖然認為災變發生的原因是林務局在溪流上游地區濫墾濫伐的結果，也有些族人覺得是在此之前有石礦業者挖掘山區風化石所帶來的後果。後來經過政府的國土保全總體檢的調查報告指出，這次的土石流災難是因為地質結構鬆散所形成的自然滑動。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木瓜溪中上游兩岸台地上的太魯閣族部落家戶，長期處在親人離世的哀痛和環境災難時刻侵逼的陰霾之中。而這樣的慘痛災難並未停歇，卻是接二連三的發生在山腳部落的太魯閣族人住區。在這場災難發生的三個月後，另一場土石流災難發生在萬里溪流域的長漢山區，太魯閣族人的部落居地再次承受嚴重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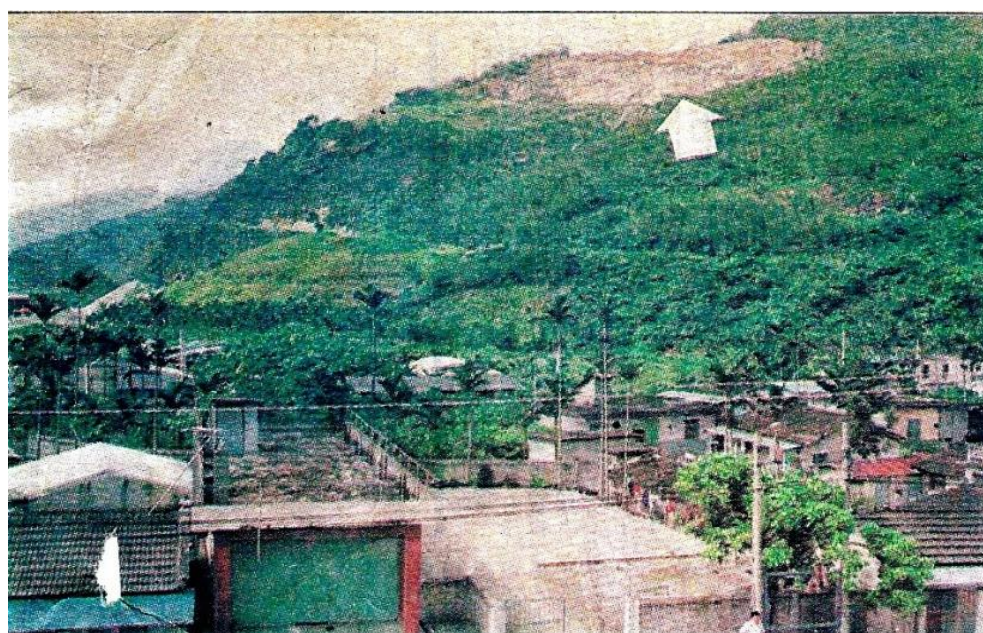
1990 年 9 月間，一個雨勢比風力還要猛烈的戴特颱風，引發萬里溪右岸長漢山頭的山林土石崩毀，就在宏年石礦開鑿炸山的作業區旁邊，宣洩出一道大鴻溝，順斜著山勢直接衝垮山腹地上的產業道路，連帶捲起地表上的樹石岩層，隨即衝毀祖先長眠於山腹間的公墓。無數祖先屍骨散落山下的台地上，幾乎有長達四個月的時間無人聞問這裡的災情慘狀。

Masaw Akit 憶及萬榮部落山頭上土石崩落的災情，雖然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惟對當年石礦挖掘和祖先墓地被沖毀後，相關公務部門未及時處理的行政作為，他的內心迄今依舊帶著些許憤懣，有一次在部落會議聚會研商的場合裡，面對在場出席的老少族人，Masaw Akit 提到多年來為了部落土地和家戶住區的

生活環境老是被無端干擾而憂心，弄到自己如今白髮蒼蒼的模樣。他自承他是職業軍人出身，在年輕的時候有很強的親和力，即使是在正反兩方彼此氣氛緊繃的時候，仍能不時展現出幽默感來緩和會場僵局。只是自從卸下軍職返鄉後，看到自己成長的部落山頭千蒼百孔，到了退伍那一年，就在礦場作業區旁邊還發生了衝垮公墓的土石流，讓他多年來內心壓抑著憤恨不平。



宏年石礦在萬榮公墓上方開挖採礦，1990年9月黛特颱風造成長漢山區土石崩落，沖毀下方的祖先公墓。左圖為2003年山區稍微復原後拍照景況，圖左公墓上方凹陷而廠滿林木區域就是土石流沖垮的遺跡。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1991年4月30日，億元礦區山頭開採情況，部落上方已被炸成禿頂的凹溝。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部落上方的億元礦區因實況開採造成土石崩落情況，左圖是從上方高地往萬榮、名利村落方向拍攝實況。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緊接著到後來就連幼年時期的土地又無端被塗銷，這就讓他的意志忍受程度到達了極限。人的心理和感官受到周遭局勢環境的改變而隨之調適因應，而在太魯閣族群社會傳衍下來的核心習俗裡，因為祖先墓地崩毀而任使其屍骨飄零的後果，將使其子孫面臨祖靈無盡的懲罰與遭受無法預測的災禍，這樣的心靈信仰足以讓在世的子孫內心時刻產生極度的焦慮與恐慌了。

一位一生懸命效忠國族的靈魂，面對殘破且無法回復的部落淒冷狀態，終究被逼得為守護祖傳土地而做出必要的轉變了。

我並不反對開發，可是礦場就在村落的頭上、住家的隔壁開挖，而且是每天有爆破聲、機械操作的噪音，擾亂族人的心靈。我退伍的時候回到部落，那時候家裡的廚房在這裡，我們在這裡吃飯，突然「蹦！」的一聲，我被嚇到。沒多久又換另一座石礦的轟炸聲，就是億元、宏年兩個石礦輪流炸，這就做輪流疲勞轟炸。

從那時候開始，我非常不滿。就是說你們為什麼不往裡面一點挖，開挖的地方距離部落遠一點，而且爆破的時候，那個炸開的飛石掉下來，打到人、打到山下的部落家戶。億元、宏年這兩個礦區周邊，在1990年九月份的戴特颱風造成土石流，衝毀我們的公墓，埋葬的屍骨被沖到山下，有四個月的時間日曬雨淋，那時候的鄉長、村長，沒有人處理這件事，那時候我對這件事非常氣憤。部落族人提到家裡的牆壁裂掉，還有一些其他事情反映，他們根本不處理。

這就讓我無法再忍受了，已經到了最高點，所以我才開始發起部落運動。這就是天意，這是我累積從八零年以來的憤怒，這一切的轉變就從這裡開始。(2018年11月10日採錄，Masaw Akit〈彭密成〉口述)

1990 年底回到萬榮部落的 Masaw Akit，親眼目睹記憶中青綠盎然的長漢山頭，延伸自二子山溫泉一線，早期族人稱之為 Ulay(巫萊)部落，是家族祖先在 1918 年從木瓜溪上源的 Mhiyang 駐區南遷移住的根據地。後來從這個根據地再漸次往南移住萬里溪右岸的長漢山頭，家族後裔遂在萬里溪兩岸山腹地綿衍發展迄今，長漢山就是萬榮地區太魯閣族人的龍脈。如今這座太魯閣族人的龍脈卻被石礦業者挖得處處坑疤，山區被破壞得沒有一個區域是完整的生態樣貌。更殘忍的場景是等到 Masaw Akit 在部落住了數日之後，這才猛然感受到：作為一個太魯閣族人的心靈不斷被驚爆飛石攪弄得忐忑焦慮的苦楚。

在長漢山區設廠的石礦業者從民國六零年代在部落山頭炸山挖礦以來，除了部落的家戶、道路遭受無端地干擾毀損，更嚴重的是祖先土地、屍骨也同遭土石流洩而毀壞飄零。這就是對祖靈的褻瀆、不敬，萬榮鄉太魯閣族人部落運勢的混亂落寞，就從這一刻開始了。那是一種對祖靈的視若無睹，對祖傳 gaya(教誨規範)不在乎的漠視態度所導致的結果。

或許這就是所謂祖靈的意旨吧！Masaw Akit 在退伍前幾個月裡，早在泰國曼谷市區開創事業的規劃已經就緒，他還擬妥了要將三個子女送到新加坡，讓她們繼續完成學業。到了退伍生效日沒多久的時間，他買好了機票，隨時可整備啟程出國。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這樣的人生規劃卻遇上了部落環境、山林土地被礦場、土石流等災禍連番無情地糟蹋摧殘所打住，緊接著的是台電要在萬里溪流域上游設廠、林田山的祖先土地被塗銷等事件也紛至沓來。

Masaw Akit 被當時擔任萬榮鄉代表會主席的許進興，以及當時民進黨籍縣議員溫木水兩人勸說，請其留下來為部落爭權益，一起發動抗爭反對礦廠繼續在部落山頭開採石礦的部落自救運動。就在 Masaw Akit 陷入留在部落還是出國創業的沉思之際，真正讓他決定拋棄先前出國就職高薪的規劃，進而完全投入為部落民族爭權益、要公義的進程道路上，就是他那時候還在世的母親 Iyang Lahang 親口轉述了他父親說的一句話，Masaw Akit 當即決定停止所有出國行程規劃。此後近三十年的歲月裡，他把所有的時間、精力，甚至是金錢，都投注到了護衛部落環境、守護祖傳土地，以及爭取太魯閣族部落權益的方方面面。

從抗爭部落山頭的礦廠、反對台電在溪流上源設廠，乃至創業期間與公部門的法律訴訟，以及迄今仍在進行中的「還我林田山原保地土地運動」，Masaw Akit 謹遵他的父親 Akit Karaw(彭 )要他留在部落的教誨，始終念念不忘而實踐力行著他在 1991 年間決心投入部落社會運動時，自己曾經許下的諾言：

「過去犧牲奉獻為國家，未來無私為我原住民。」

本章各節將針對 Masaw Akit 從 1991 年投入抗爭礦廠、反台電設廠，以及開設公司創業期間遭受公部門打壓的官與民鬥訴訟過程，臚列 Masaw Akit 個人人生

命史上的事件脈絡，逐步解析一位國家高階情報員出身的太魯閣族人，當他卸下軍職退離烽火危難的敵後前線返鄉後，面對國家體制下的部落崩離狀態，內心交雜著效命國族的肝膽情懷和捍衛部落祖居地的心靈轉變。其次是他在身處逆勢情境下，一個太魯閣族原住民猶仍致力於宣揚部落自覺意識，召喚族人捍衛土地權益的主體性與自主性。他也藉此凝聚部落團體組織，在重重障礙與艱難中充分展現過人的抗壓意志與智慧。

## 第一節 部落自救抗爭石礦，返鄉後的人生轉變

1990年11月底，回到部落居住的 Masaw Akit，緣於軍職高階情報員的特殊身分，他習慣了低調隱匿的生活方式，此刻他內在心思的重點就是他的家庭及其子女的生活安穩。惟在那個國共不兩立的鬥爭年代，他長年派駐海外情報前線，且數次深入金馬當面的大陸敵後，執行滲透、救援與送補任務，又能全身而退的顯赫歷程，對於太魯閣族部落家戶而言，那是一種傳奇式的生命故事，極富正面能量又略帶神秘性質的奮鬥歷程，自然就讓他成為部落裡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台灣原住民主體性的社會運動，受到台灣島內起自民國七零年代以來，反威權體制、要求政治平反與追求本土化的政治社會運動的刺激而孕育成形。台灣原住民族以都會原住民青年為核心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員，在台北市發表〈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隨後組成「還我土地運動聯盟」，從民國七零年代末期到八零年代初葉，就在台灣解嚴前後的1988、1989，以及1993年，總計發動了三次規模前所未有的「反侵占、爭生存、還我土地運動」的集會抗爭與街頭大遊行，強烈訴求原住民土地遭到不同時期統治者強勢掠奪所造成的生存環境瀕臨崩解危機<sup>1</sup>。

雖然台灣島內從民國七零年代起，反體制、反侵占、反威權的遊行抗議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在偏鄉部落的住民，尤其是居住在溪流台地山腳下的太魯閣族家戶而言，普遍經濟能力相對弱勢的部落社會，在日常生活上力求平穩安適才是家戶族人生存維繫的重心，大部分族人並未受到從電視畫面播出的抗爭行動所影響。加上在那個年代裡，黨國思想在山村部落已是根深蒂固，就連石礦業者在祖居地的山頭爆破開挖，部落雖有族人抗議的聲浪，最終仍因礦廠業者給予鄉公所、村落的一些回饋而消聲匿跡。

1990年底，Masaw Akit 應母親和萬榮部落家族的期盼回到部落居住，住了幾天之後，他真實體會到了部落環境已經被折磨到無法安心生活。先是去(1990)

---

<sup>1</sup> 詳參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政府體制文獻史料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薛化元，2020，《原住民族運動》。網站名稱：中央廣播電台，下載網址：<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54150>，下載日期：2020年6月10日。

年九月的戴特颱風吹垮了部落公墓，現在是每天要被疲勞轟炸。一個長年在國外情報戰場上的情報員，曾經見識過無數次國內外的反體制、反威權、要生存的示威抗爭，當他從新聞畫面看到了、聽到了這些聲音，然後再深入瞭解這些社會運動背後是為了追求改革、爭人權、爭尊嚴，反對當時的台灣長期戒嚴、萬年國會等不公不義的事情，讓他的內心對於所謂國家體制也產生了疑惑與震撼。這是他還在國防部情報局任職的時候就已存在的感觸，那顆從幼年時期就已培育的公平正義觀念，逐漸地因為任職國家情報員派駐國外基地，頻繁進出國內外後，接觸到了更廣闊的生活視野，也內化成了他自己對部落政治環境和部落生活處境的看法與定見。

1991 年的農曆年後某日上午，這天的氣候濕冷，萬榮鄉代表會主席許進興偕同萬榮選區選出來的花蓮縣議員溫木水，兩人連袂來到萬榮村二鄰 37 號，也就是 Masaw Akit 的住家拜訪。此時的 Masaw Akit 正呆坐在他的書房電腦桌前，靜靜地盯著牆角疊落的一箱箱捆紮好的行李，那是一堆從市區搬回部落老家後，一直還沒有拆開的日常用品和一些文件。可以說是 Masaw Akit 一心想出國就業，開啟他的第二階段人生規劃，所以 Masaw Akit 根本就不想拆開這些綑紮的紙箱，他原本就沒有久留的打算。就在如此靜默的氣息裡，還不時傳來山頭陣陣的爆炸聲，又好像是有人在屋外叫喚他的名字。

「Masaw! Masaw! Gaa su sapah hug? nii nami da o.」

(Masaw! Masaw! 你在家嗎？我們到你家了。)

鄉代會主席許進興在門前叫了幾聲之後，Masaw Akit 才回神過來，聽到外面是表哥的聲音，才想起昨天表哥許進興曾打電話說要來家裡談事情，他隨即應了一聲，從書房走到客廳門口把玻璃門拉開。這時他看到表哥身後還站著溫木水議員，他就推開紗門走出來跟他們寒暄了幾句，然後招呼他們到前院廣場，三個人圍坐在長形石桌旁。

自從 Masaw Akit 回到部落的近兩個月來，每天都會有遠近親友來訪聊天，所以他每天早上起床梳洗之後都會習慣性先泡好茶葉，擺放在長形石桌上的小瓦斯爐上溫熱。此時 Masaw Akit 就順手提起爐上的茶壺倒入透明玻璃杯上，再把茶水斟入三個小茶杯，很熱情地請兩人先喝溫熱的茶水。

三個人對坐著各自捧起茶杯，溫熱的茶水在冬季冷冽的長漢山下，特別能感受到茶香引來的舒暖氛圍。Masaw Akit 再一一為他倆斟茶，然後舉起茶杯邀飲較年長的溫木水議員，對於溫議員在百忙中能夠來到家裡拜訪，實在感到很榮幸。溫議員也舉起茶杯跟 Masaw Akit 對飲，聲音低沉而輕鬆的說著：

「這是為民服務的事，我們民意代表理應樂意效勞的啦！」

在彼此對話中一提到民意代表、為民服務的話語，去(1990)年下半年才剛選上萬榮鄉民代表的許進興心頭顫了一下，他按耐不住了繼續閒聊話家常，直接破題說明這次來找 Masaw Akit 的目的。許代表提到這次當選鄉民代表，主要是獲得萬榮、明利兩村村民的多數支持，他在選舉期間的主要訴求就是：護家園、反石礦。他說他一直都是反對石礦繼續在祖先土地上開採石礦，這個立場始終不變。

許代表提到他當選代表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已有萬榮、明利兩村的村民來跟他陳請無數次，大多數都是因為部落後方的長漢山上，礦廠開採石礦影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有些村民的家裡牆柱和圍牆出現龜裂情況。去年的颱風把祖先墳墓從中間地帶沖毀大半，這件事情還在部落裡面議論著，有些族人認為祖先受到這樣的災難凌虐，我們子孫也會受到災禍懲罰，並且指責就是山頭上的兩家石礦造成土石崩塌。現在部落族人的怒怨無處宣洩，部落裡只要有兩三個人在一起泡茶、喝酒的時候，也都是在談論山頭礦廠造成的災害，讓部落生活很不方便，村道也被砂石車輾壓得坑陷凹凸，交通往來時常受到這些坑洞和砂石車輛阻礙得很不暢通，說到後來就乾脆直接怒吼著：「一定要讓礦廠滾出萬榮鄉！」

許進興去年第一次參選就當選了鄉民代表，前一陣子在代表會定期大會期間，應村民的要求，提案請萬榮鄉公所正視山頭上的兩家礦廠從開採挖礦以來，對於明利、萬榮兩村的居住環境和土地耕作受到的影響程度，去年九月的土石流沖毀了公墓，部分村民因為家族墓地流離失所而導致的心靈創傷甚深，籲請鄉長評估停止繼續把土地租借給礦廠的措施。但是當時何鄉長的答覆卻說石礦開採是人民申請而於法有據的租借案，反而說這都是經過代表會審理同意通過後才准由石礦業者挖礦。至於墓地被沖毀的家戶，公所已責成民政課和社會課聯合村長組成工作小組，一起辦理協助重建事項，並協助家戶各項緊急需求的物資和補助。後來又有兩位代表站起來發言，他們提議是說不如等到租借期限前再審議這件土地租借案，之後這個停止開採的提案也就這樣停擺了。

許進興代表反對石礦業者在山頭開採的鮮明立場，在當時的萬榮鄉代表會內可說是一個異數，自從民國六零年代礦廠在部落山頭設廠開採以來，石礦業者與地方政治人物之間已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利益共生結構，礦廠的回饋牽涉到鄉公所和代表會，許多年來雖有不少村民對礦廠頗多怨言，但看每次石礦業者向鄉公所申請開採的時候，代表會的審理結果還是多數通過了開採案。

許進興作為一位鄉民代表，非常積極地想扮演好為民喉舌的角色，他不但完整地說出了現時部落內部狀態，也對著 Masaw Akit 訴說自己此刻的心境：

「我在代表會一直主張反對石礦開採，但在代表會裡面的氣氛卻非常詭異，我們在私下討論的時候，幾位代表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但在代表會開議的時候提



案討論這件事情，大家卻又都很冷漠，後來我才知道代表會要在今年農曆年後加開臨時會，要審理礦廠申請擴大面積開採案。

這件事情來得太突然，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更讓我錯愕又氣憤的是竟然有人在過年期間送錢到家裡拿給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是誰送來的，這裡面一定有甚麼陰謀企圖在進行著！」

這時溫木水議員喝了一口茶，輕嘆一聲：

「唉！這個事情很明顯，你在代表會是清流嘛！他們就是要把你抹黑呀。」

許進興緊接著說：

「這種暗地裡的勾當我很厭惡，昨天我就聽到村子裡面有人在說我有拿礦廠的錢，我馬上到那個人的家裡跟他澄清說我從沒有拿過任何礦廠的錢，那筆錢不知道是從哪裡送來的，我的家人也搞不清楚狀況，而且當天也已經立刻通知代表會秘書去處理退回啦！」

那個人聽到許代表這樣說了之後，很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許進興還特別叮囑他別再亂講了。在這之後許進興總覺得像這樣的事情可能還會繼續發生，也不知道其他的代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遭遇？反正現在無論如何就是必須要徹底解決這件事，也唯有站出來抗爭才能真正表明他所揭發「護家園、反石礦」的一貫立場。

號召村民集結陳請對於部落裡的政治菁英而言，正好是一個展現個人魅力的舞台，過去的幾年裡，在部落裡從未有過陳請抗爭事件，有些村民從電視上看到抗爭運動最終都是遞交陳情書，或者是政府單位有人出面安撫、再研議後就結束了。至於後續有沒有任何措施作為來回應人民的訴求，就比較沒有人去追究了。

去年(1990年)九月間，萬榮、明利兩村的部分村民就曾到花蓮縣議會，抗議風災土石流沖毀了社區公墓，滿目瘡痍的慘狀尚未清整重建，部落族人把這股苦悶怨氣導向了石礦開採所導致的災害。那時候有幾位村民的情緒激憤到了臨界點，那時候他們有的自行開車前往，有的騎著摩托車，就這樣一抵達縣議會廣場的時候，也無暇顧及停車位置，轎車、摩托車就各自停在路邊、廣場，甚至走道上也停滿了摩托車。

陳請行動剛開始的時候，有數十位村民聚集在廣場前，大家爭相叫囂著：「礦廠滾出萬榮鄉！」「停止石礦開採！」也有些人喊著：「保護家園，礦廠滾蛋！」但到了大約 30 分鐘之後，縣議會裡面還沒有任何一位議員出面洽談協商，雖然萬榮村長鄭阿源已經告知在場的村民們，議會已經做出決議，他們會跟部落族人站在一起，先組成專案小組來調查這件危害部落環境的災難。村民叫囂鼓譟的尖

銳雜聲並沒有因為鄭村長的安撫而平息，有些村民乾脆脫隊疾奔到議會門口，作勢要推開議會大門想衝進去。此時議會警衛和十幾位來支援的警察早已部署在各個出入口，見狀即立刻趕到議會大門圍成人牆，阻擋了這幾位村民進一步的衝撞動作。

原本是為了保護部落居住環境，反對礦廠破壞山水土地的部落陳請抗議，況且萬榮鄉選出來的溫木水議員在幾天前已事先跟抗爭運動總指揮的鄭阿源村長做了聯繫，縣議會將會接受陳請，會給萬榮、明利兩個村的村民明確答覆，要請村長放心。同時縣議會希望鄭村長掌握村民的動向，避免陳請的場面失控而讓訴求失焦了。鄭村長原以為這次帶村民到縣議會應該可以得到讓村民滿意的結果，他萬萬沒想陳請場面到後來的發展卻是事與願違，有些村民對著圍成人牆的警察推擠叫囂，有些人則是或站或坐地散落在議會前的廣場，有些人就坐在摩托車上面準備發動車子遠離現場來應變。

這次的陳請到最後還是由縣議員溫木水偕同另外兩位議員出面接受了村民陳請書，然後他對著在場村民們提出保證，一定會徹底調查石礦開採造成土石流災害的責任歸屬。在溫議員講完之後就由鄭村長再對村民說明，說是議會既已經收受了陳請，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裡結束，要請大家安全回到部落。

從一開始的零散會合，緊接著是失控無序的陳請過程，最後也是零散而個別的離去，這次的行動最終留下了傻眼的議員和來回穿梭的鄭阿源村長。鄭村長剛當選萬榮村長沒多久就遇上了颱風土石流沖毀公墓的災情，在毫無陳抗經驗、具體行動路線和目標都不明確的情況下，導致這次的陳請並未撼動礦廠在地方已形成多年的關係結構，石礦業者仍舊持續在山頭開採山頭。甚至到後來更是變本加厲地要申請擴大開採的範圍，這次鄉代表會突然要召開臨時會，就是要審議礦廠申請持續開採案。

許進興正想繼續講到現在代表會內部充滿了詭異氣氛和他這幾天的內心焦慮，這時一直在對面座位上靜靜地聆聽的 Masaw Akit 眉頭突地暗沉，然後面向許進興直接打斷他口中持續的抱怨，語氣堅定的說話了：

「表哥啊！你說了這麼多，不就是要我出面協助阻擋礦廠在部落繼續為所欲為嗎？這兩家石礦在山頭炸山採礦，早在許玉盛擔任鄉長的年代就開始，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這座山頭是我們部落的龍脈，當年在那裏開始挖礦的時候我已經在軍校，等於離開了部落。現在看到我生長的部落變得這樣淒慘，我告訴你，這就是萬榮的命運。你看看龍脈被攪動之後，接下來就發生很多不幸的事情，就連之前在這裡為部落開發河川地的牧德全神父，他原本計畫要為部落開闢一個合作農場，卻沒想到硬是被冠上匪諜的罪名禁止入境台灣，他在這裡的宣教事業也中斷了。

這就是部落在亂，最主要是那座長漢山頭龍脈被破壞了，看到這樣的情況，作為從小跟著祖先生長在這裡太魯閣族人，實在是很讓人痛心啊！」

這時許進興不斷點頭，並再次向 Masaw 解釋這次就是要運用部落民意的力量，全力阻擋石礦業者繼續破壞祖先土地。部落族人反對礦廠的共識已經形成，只是要怎麼樣展現人民的意志，需要做全盤規劃和縝密行動。因為 Masaw 剛從國防部高階軍官退伍，又是國家情報員的身分，長年深入敵後征戰無數，這樣的身分資歷讓部落裡大部分族人都對 Masaw 存有尊敬、畏懼和神祕感，所以許進興希望 Masaw 協助整合部落反石礦的力量，擔任這次反石礦活動總指揮。

許進興神情堅定地跟 Masaw 說：

「只要你願意站出來，我跟部落族人都會做你的後盾，跟著你大步前進！」

Masaw Akit 此時靜默沉思了一下，抬頭望向嘴角露出淡淡笑意的溫木水議員，溫議員似乎也在等待著他的正面回應。Masaw 看著溫議員沉穩內斂的儒雅形象，猶能在威權體制下的封閉社會，以民進黨籍的身分當選縣議員，在太魯閣族部落社會裡可算是民意基礎雄厚的前輩。他又想著回到部落居住的這兩、三個月裡，鎮日裡常無端地被山頭石礦的爆破和飛落的碎石威嚇生活起居，從此內心的不滿沒有一刻得到紓解。再想想這樣飽受恐懼、悲悽的生活都已經過了十幾年頭了，Masaw Akit 實在想不透部落族人怎麼忍受這種環境的糟蹋。雖然有些族人曾經提出零零落落地埋怨，也根本撼動不了石礦持續開挖的現實。

返回部落居住的這段日子裡，Masaw Akit 從部落族人和石礦業者偶然的閒談中得知，在部落生態裡面有複雜的利益共生結構，地方民意代表、村落領袖和礦廠已經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當他瞭解到這樣的勾結完全不顧及到部落族人的基本權益和生命安全，連土石流沖毀公墓後的處理措施也是拖延了一段屍骨曝曬的時間，這就激發了他內心孕育自年少時期對於不公不義的怒意與痛恨。

一切的轉變就是從抗爭封閉億元、宏年兩家礦廠開始，Masaw 就這次的會面裡同意了許進興代表和溫木水議員來訪的請託，暫時延後了出國就業的機票，Masaw 希望等部落的問題解決之後再出國。但他萬也沒想到世事難料，一旦踏入部落事務後，就從此走上了一連串維護部落權益、護衛祖先土地的抗爭之路。Masaw Akit 想起這段往事的時候，仍不忘當年留下來是為了顧全部落土地和族人生活的一片赤忱，後來無形中也涉入了政治角力，他付出大部分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全是為了部落權益在絞盡腦汁地奮鬥直到現在：

我到現在已經退伍快三十年了，一直都不得安寧。政策干擾得讓我不能讀書，我犧牲了很多事情。原本我想在退伍後移居國外就業，當時也買了飛機票，後來卻遇到石礦。這就是天意，把我留下來抗爭，抗爭

之後就走不開了。結果二十幾年下來，我全部的時間、金錢、精神耗下去，全都是為了部落。

一切的轉變都是從這裡開始的，帶給我一種憂心轉變的性格，在談話中有一點不對盤，我就會生氣，連我的小孩子、我的太太也一樣會被我罵，就是不順我的意，我就會生氣，這些都是從這裡開始的轉變。我以前在情報工作上不是這樣子的，現在我連一點幽默感都沒有了。

這樣的變化不是只有我，整個萬榮鄉也跟著轉變，每個人的政治都不順，從石礦開採以來，每一家戶、每一個政治人物沒有一個好下場，這就是祖靈的問題，(2018年5月19日、11月10日採錄，Masaw Akit〈彭密成〉口述)

1991年4月29日上午，花蓮縣境內萬里溪右岸台地上的萬榮村落，首次爆發了部落族群起抗爭土地環境的行動。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人對於石礦業者在祖先居地上多年來的開鑿挖掘，造成進出道路損毀、家屋牆面破裂，以及生活上的種種困擾與不便，隱忍已久的民怨在這一天徹底宣洩了。

億元石礦從1980年開始在長漢山頭採礦，礦區採挖數年後，又在1988年向萬榮鄉公所申請擴大承租山區保留地，這個涉及到部落土地權益的案子卻被鄉代表會議決保留，而石礦業者在鄉內針對代表會成員，以及地方領袖的疏通拉攏也從未間斷。即使部落環境區域內曾發生過1990年土石流沖毀公墓的慘劇，也不過才幾個月的時間，億元石礦續租並擴大開採案依舊在萬榮鄉代表會議決保留後再提案成立，並訂在今日將進行代表會臨時會審議表決。

Masaw Akit 在這之前的三天裡密集的跟部落青壯族人會商行動規劃，將部落族人縝密地分派為幾個小組，一方面讓族人充分理解抗爭的最終目的是要阻止石礦業者繼續承租採挖祖先土地，一方面是選出各組負責人，做好每一個小組的分工任務，務必要有秩序地表達部落民意和族人的決心，避免任何外來的滲透而讓捍衛土地的力量混亂失序。

這一天一早，已經有三個晚上沒有好好闔眼睡覺的 Masaw Akit，走到約定好集結的村道上跟已在等候的族人們會合。Masaw Akit 穿著一身淺藍中山裝和白色船形帽，他拿起族人遞給他的麥克風，透過麥克風音響的聲量，再次堅決地告訴所有參與抗爭的族人們，我們要展現的是一場理性、和平、圍牆內的抗議：

我現在跟大家一起走上街頭的抗爭道路，我們要表達部落真實的民意，我們要以堅定的行為表現力量，並不是要製造混亂的場面，或著做出一些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的訴求。此刻在我們部落裡的族人生命、財產正飽受威脅的時刻，一旦災難發生的時候，在部落裡生長的每一個族人都不是局外人，我們現在更要義無反顧地提醒政府部門和有關單位，要重視而且要徹底解決這個攸關部落生死存亡的大事！

慷慨陳詞之後，在場族人的憤慨與怒意全被激發出來了，連坐在路邊閒聊的族老也都提起了精神加入抗爭隊伍之中。抗爭的族人們依照第一階段遊行分派的任務沿著村道一路途經各鄰家戶前，沿路喊出一致而有秩序地口號：「堅決反對開礦！」「石礦滾出萬榮」等抗議聲。鳳林警察分局在事前也做好了警力部署，派出了三十名警察駐守在各路口從旁監視待命，在 Masaw Akit 冷靜地操盤指揮下的遊行隊伍，從部落出發到鄉代表會前集結的行動過程，都相當地節制而有秩序，警察也無從介入人民的理性遊行活動。反而是有些家戶看到了部落裡從未有過的抗爭活動，聽到了讓人震撼的部落口號，也紛紛加入了遊行隊伍之中。這次的反石礦陳抗行動敲破了部落長期以來籠罩的鬱悶情緒，也讓正要召開的萬榮鄉代表會臨時會面臨強大民意壓力。

鄭阿源村長和 Masaw Akit 走在遊行隊伍前面，Masaw Akit 的眼角不時看著遊行隊伍的情況，他透過麥克風提醒遊行的族人緊跟著隊伍，不要脫隊，避免影響住家和人車往來。當隊伍到達鄉代表會大門前，幾位青壯族人隨即舉起長竹竿拉開白布條上：「堅決反對開礦」六個大字，上百位村落族人以及幾位部落族老和一群孩子們，自動分成幾列縱形隊伍，緊跟著排在布條後方，隊伍仍不時響起陣陣口號聲：「反石礦，護祖靈」、「石礦滾出萬榮」。片刻之後，Masaw Akit 在所有參與抗爭石礦的族人前面鄭重地透過麥克風音響再次呼籲：

「親愛的鄉親啊！我們今天用最理性、平和的方式，要求代表會表決退回礦場續租案，同時立刻停止石礦業者漠視族人權益的炸山濫挖，讓祖靈之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讓我們免於再次遭受土石塌陷的恐懼。山林是我們的守護神，我們要讓祖先代代相傳的山林永續生存，我們要誓死護衛祖先土地。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就是要展現我們護衛土地的決心，我們現在聚集在這圍牆之內，不會離開現場、不會影響道路交通、不會擾亂公務員上下班。我們就在這裡向代表會表達堅定反石礦訴求，要求代表會退回礦廠開礦申請，永遠不再審理礦廠續租採礦，我們不達成保護部落的目的絕不退守！」

聽到 Masaw Akit 激昂又堅決的語氣，在場所有部落族人全都興奮地拍手叫好！緊接著族人呼應 Masaw Akit 的話語，連續大喊：「堅定護衛祖先土地！石礦滾出萬榮村！」看著在場族人們的情緒昂揚沸騰，村落族人們為了反石礦所展現的凝聚同心，甦醒了沉睡已久的部落意識，Masaw Akit 這幾天緊繃的心裡，也稍稍得到了一些寬慰。更讓他料想不到的是有越來越多的族人聽到抗議的喊聲，紛紛從家戶內走出來，聚集到鄉代表會的大門前，其中還有 Masaw Akit 年邁的母親 Iyang Lahang(彭平豔玉)擠入人群之中，跟著大家高呼抗議口號。

Masaw Akit 跟鄭阿源低聲耳語之後立刻穿梭在隊伍中，叮嚀維持秩序的幾位青壯族人，就位巡察圍牆四周的隊伍秩序，別讓族人四散遊走，避免無謂的枝節橫生事端。交待行動布局之後，Masaw Akit 再次回到隊伍前面，拿起麥克風對著族人講話：

各位鄉親族人！我們站在這裡是為了我們的部落生命財產而戰，只有阻止石礦業者在我們的土地上繼續開挖，沒有任何退路！我們就是要展現豐沛的部落力量，才能讓公務部門關心我們現在的部落狀況。我們是在體制內提出我們的呼籲和要求，請所有族人一定要團結在一起，不要被任何扭曲散播的謠言動搖我們的意志，不要影響牆外的道路通行，不要干擾到公務人員上班。我們要用理性的行動抗拒礦廠多年來開挖爆破造成的損害；我們要用部落的力量驅散邪惡和災難！你們說，好不好！

一片叫好聲連著一段口號喊聲之後，隊伍後方靠近圍牆大門的出入口，有幾位鄉民代表穿過抗議族人們預設好的通道走進來，通道兩旁的族人們吆喝著要代表為族人請命，為了部落為了村落族人，甚至高喊：「我們不要成為第二個銅門村！」有的代表趕著開議，神情倉促地穿過通道進入議場；有些代表躬著身子，一邊說著要族人放心，會在議場內表達族人真實的心聲。許進興是在地部落選出來的代表，一直都有鮮明的反石礦立場，當他跟另一位代表一起抵達會場的時候，在場族人全都為他鼓掌打氣，他沿著通道一一跟族人招呼問候，堅定跟族人們說：

「各位鄉親！你們放心，我們在今天的臨時會裡一定會盡全力撤銷礦廠承租案，我們絕不妥協，也不會被摸頭疏通，一定要讓礦廠停止開挖我們的山林土地，保護我們的部落！」

代表會廣場內的族人們興奮地大喊：

「好啊！代表加油！」「礦廠滾出萬榮村！」「堅決反對開礦！」

當許進興代表轉身進入代表會議場內的時候，突然覺得這幾天裡沉重的心情放鬆得多了。他在萬榮鄉明利村出生迄今四十多年來，村落裡會為了一個土地議題聚集了萬榮、明利兩村的族人，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從遊行抗爭然後集結到代表會前面，族人們的抗議聲浪很高昂，雖然有時候身體動作很大，卻又異常的理性而有秩序，而這也是花蓮地區抗爭史上首見的場景。許進興心想這樣的民意力量集結，相信能震攝到還在猶疑不定的大部分代表成員，此時他不經意地顯露淡淡的笑意，接著加快了步伐走進代表會議事場。

民意的壓力已經兵臨城下，萬榮鄉代表會主席古勘一為了安撫高漲的抗爭隊伍，趁著代表會議事審議之前的空檔時間，出面向廣場前的族人們說明這次臨時會是要審議的礦廠開採案。他講到這是代表會按照人民申請案的流程，我們會顧及優先維護部落權益的原則上審慎討論這件申請案，接著他就要求到場民眾解散回家。族人聽到代表會還是要審議礦場繼續開採祖先土地，立刻激起此起彼落的怒吼叫囂，有些部落族人當場怒斥地說到村民已經發生了土石流掩埋事件，代表會應該立刻否決撤銷開採案！這關乎到每一個村落族人的生命財產，如果代表會漠視民意而要繼續開會審議，我們就在這個圍牆內抗爭到底！看著安撫的說明阻擋不了在場族人的憤怒情緒，此時的民意根本不用任何官員的官方說法。古勘一主席只得無奈地匆匆後退，碰了一鼻子灰地回到代表會議場內的主席台上。

1991年4月29日上午九點三十分，萬榮鄉代表會為了礦廠申請開採申請案而召開的臨時會，是在瀰漫著緊張嚴肅而帶著部落煙硝味的氣氛中進行著。經過協調後推出的十名族人代表在旁聽席上盯著議場上每一位代表的一舉一動，廣場上的抗爭隊伍則是繼續集結，他們堅守靜待代表會審議結果，不時還傳出「堅決反對開礦！」「礦廠滾出萬榮村！」等抗爭吼聲。議場內的代表會成員眼見村落族人堅定的反對意志，以及瀰漫在議場外民意的沸騰情緒，議場的鄉民代表發言的時候全都順著民意趨向，一面倒地為部落族人仗義執言，有些代表則是提出了絕不再審議鄉公所提出的任何礦廠開採案。

代表會臨時會開議不到一小時，等到議場內的鄉民代表們發言完畢後，代表會主席古勘一表情沉重地站起來，所有代表成員已經表達了不審理礦廠開採案的意見，隨即做出今日臨時會的決議：

「聽了所有代表意見，本席做成兩項結論：第一，基於採礦將播壞水土保持，危及居民收命財產安全，本案不予通過。第二，鄉公所不要再提本申請案。」

最終在全場代表舉手後，全體代表成員一致而無異議地通過了這兩項否決礦廠申請開採的決議。旁聽席上的族人代表看到這樣的結果全都拍手叫好啦！大家興奮地叫著：這是部落的勝利！消息傳到議場外仍在擋代的抗爭隊伍，也全都站了起來歡呼叫好！有些族人去買了好幾串鞭炮掛在樹上燃放慶祝。這一天就在口號聲和鞭炮聲中，部落族人成功阻擋了億元石礦企圖擴大開採萬榮部落的祖先土地。

這場圍牆內的抗爭封殺了石礦業者繼續破壞部落土地的謀劃，也提振了部落族人維護山林土地的危機意識。抗爭行動結束後的隔日，國內的中時、聯合、自由等各大報和花蓮地方的更生日報版面上刊登了這場部落抗爭的相關報導，大致提到了萬榮鄉太魯閣族人首見的遊行抗爭，在代表會圍牆內的抗議聲中，捍衛了

部落族人的生命財產，也在環保意識高漲的現代台灣社會，部落族人同心協力的凝聚力量提供了環保成功案例。

主導這次抗爭行動的總指揮 Masaw Akit，可說是整個行動的關鍵人物，也是身份最敏感的核心成員。他在報社記者的訪談中誠不諱言地指出，礙於自己剛從部隊退伍，對於國家仍有一些期待與熱誠，至於帶領族人走上街頭則是不得不做的義理權益之爭，整個抗爭發動全程皆以理性、和平、圍牆的抗議為主調，目的就是要精準地表達陳抗訴求，部落不能再承受更大的傷害了：

「群眾走上街頭是為了表達民意，以行為表現力量，我們不是要製造混亂，或者是做出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的訴求，現在是部落生命財產正在飽受威脅的關鍵時候，我更要義無反顧地藉此行動提醒相關單位。

這是我從軍職退伍返回部落後的第一次接觸，我很清楚我自己曾經作為一名軍人的身分，但是為了部落族人居住環境的安全，今天站出來進行圍牆內抗爭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我們的部落原本就屬於弱勢團體，經過去年銅門村土石流掩埋事件，還有我們這裡山頭土石流沖毀祖先墓地之後，部落族人深刻體認到山林是維繫世代子孫的守護神，絕不能再發生類似慘劇的憾事。所以在顧及到情、理、法的原則下，我跟族人共同啟動這次的部落行動，這是身為部落子弟必須要去做義務。」(引自中國時報 1991 年 4 月 30 日，關鍵人物報導)



1991 年 4 月 29 日上午，萬榮地區圍牆內的抗爭火熱展開，抗爭運動總只會 Masaw Akit 與堂弟 Kinji Uking(彭新連)在集結現場一警。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這次抗爭行動落幕後的某日傍晚，Masaw Akit 家裡的前院聚集了幾位村落核心幹部一起泡茶聊天，有些族人自備了台灣啤酒開喝了起來。大家為了成功阻止了億元石礦想在保留地上擴大開採而舉杯慶祝著，在坐的許進興代表和村長鄭阿源都對 Masaw Akit 表示了感謝之情，整個抗爭行動在 Masaw Akit 冷靜而有智慧的策畫領導下，對於部落動靜力道掌握得非常精準，兩人深感佩服。Masaw Akit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只能說現階段是民氣可用，這樣的結局都是部落整體意志的表現，也沒有甚麼啦！只要部落團結而沒有個人的私心，沒有甚麼做不了的事情。」

大家高興地泡茶、喝酒聊天的時候，Masaw Akit 想著這次總算是完成了對部落的承諾，他的心裡面一方面仍掛念著出國的事情，盤算著劃定飛機票的出國行程，決定了最遲在今年冬季來臨之前，逐步進行自己的人生規劃，一方面是經過了這場部落抗爭之後，深入了解到部落土地資源大量流失而任使宰割的普遍情況，需要從立法上根本解決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為了出國開展事業，還是留在部落跟族人一起打拼，加上來自部落礦場動靜的訊息攪弄，Masaw Akit 的內心陷入了猶豫而焦慮的煎熬。



1991年4月29日上午 Masaw Akit 與萬榮村民集結於萬榮鄉代表會大門前，抗議億元石礦繼續在部落山頭挖礦，破壞部落祖靈土地，影響山林生態與村落環境。這次抗爭活動總計號召了近百族人參與，共同表達部落環境不容許再繼續被破壞的訴求，堅決反對萬榮鄉民代表會審議的石礦業者續租保留地案。

右圖為 Masaw Akit 與現場民眾在萬榮鄉代表會門口聚集實況。

左圖是 Masaw Akit 與其母親 Iyang Lahang、家族長輩，以及抗爭發動者之一的許進興代表(手持麥克風者)等人，他們一起跟現場民眾在萬榮鄉代會舊址門口集結發聲的實況。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



1991年4月29日，由 Masaw Akit 策劃推動「反億元石礦自救會」抗爭行動，成功阻止了萬榮鄉民代表會審議億元石礦續租案。隔日各家報紙曾報導了這次由部落族人起身捍衛部落環境的遊行抗爭，並稱之為：一場和平而有秩序的「圍牆內的抗爭」。

## 第二節 從效命疆場轉向部落危難的身心抉擇

1991年5月初，Masaw Akit 的出國機票已經順延了三次，有長達兩年的時間，夫妻倆為了移居泰國的事情一直無法敲定行程。Masaw 的妻子 Yuki Tasaw(林玉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的父親 Tasaw Teylung 則是太魯閣中會第一代牧師，Yuki 在基督教家庭薰育下成長，自幼養成了溫柔、賢淑和樂於奉獻的精神。Yuki 在丈夫從事海外情報工作的二十多年期間，獨自打點家裡的種種生活雜務，除了在花蓮門諾醫院護理部上班，還要細心地養育三名年幼子女，可以說一路走來備極艱辛。作為妻子的心裡想著好不容易熬過了丈夫從部隊退伍回來，一聽到他又想著要出國移居，Yuki 的心裡很難受，難道還要讓自己的丈夫長年在外嗎？雖

然 Masaw 多次跟她討論這件事情，說是要帶著全家一起移居到國外，這讓 Yuki 更無法接受還在國中、國小階段讀書的孩子，一旦脫離了生長學習的環境，那不是全家又要經過一段非常漫長的調適期嗎？



從台九線道上的台鐵萬榮站，望向萬榮村落的景觀。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Yuki 想到這裡的時候，心裡不禁苦悶得很啊！她覺得 Masaw 一心為了家庭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而要開創事業，在他為國效命在外十幾年來，疏忽了家中妻小的感受，如今好不容易等到了全家團聚的日子，卻又要面臨全家移居到語言、文化完全陌生的地方，未來也不知道還會再遇上甚麼樣的事情。Yuki 對這件事情懷著很多的不確定感，他情願在自己的部落過著平淡無波的生活，也不願讓家庭老小捲入無謂的困擾，所以對於 Akit 每一次的徵詢始終沒有給出肯定的回答。當 Masaw 著急地詢問她甚麼時候準備好一起出國的時候，她只得無奈又有些負氣地說：

「Nasi su kmusa o usa naq isu!」

(如果你想出國的話你自己去！)

過了幾天之後的某日傍晚，村長鄭阿源從萬里溪邊河階台上的耕地收工回家途中，走路經過 Masaw Akit 的家裡，跟 Masaw 提起昨天跟一位在礦區擔任僱工的王姓村民閒聊中，這位村民提到山頭的宏年礦廠租約就要到期屆滿，石礦業者現在又跟鄉公所申請續租保留地挖礦，而且石礦廠還在挖礦，到現在並沒有停止開採的跡象。Masaw Akit 聽到之後非常震驚！覺得這些業者毫無良心到了很不可思議的地步，在我們祖先土地上任意橫行濫炸濫挖，就為了賺取鈔票而不顧部落族人的身家性命，實在是太過份了！傍晚六點過後的山谷緩坡地，寂靜的部落周遭傳來陣陣蛙鳴聲，山風伴隨著萬里溪水湍流飄送海拔高度的沁涼，涼風吹

向河階地，吹向山腳台地上的萬榮部落，部落的燈火在長漢山下的灰幕壟罩下顯得格外清爽明亮。Masaw Akit 跟 Yuki Tasaw 夫妻倆在前院的茶桌旁，兩個人沉默不語，Masaw 第三次改定的五張機票疊放在桌面上。在此之前兩人為了出國的行程已經做了多次沒有交集的討論，Masaw Akit 的心志雖然經過了部落抗爭的事情，這陣子以來也瞭解了部落存在的問題癥結，內心縱有百般糾結，但他仍然不放棄原先出國的規劃。Yuki 看著五張機票出現在她眼前，事前她完全不知道 Masaw 已經又訂了飛機票，過去十幾年來獨力撐持子女照料的種種畫面霎時閃過眼前，無以言喻的辛酸再次湧上心頭啦！

Masaw Akit 的住家建造於民國五零年代，Masaw 的父親在祖傳土地上種植梧桐樹，幾年後賣給來蒐購的日本商人，蓋了這棟當時村落裡的第一棟水泥洋房。

圖片來源：Kaji Cihunn(杳日昇·吉宏)攝於 2018 年。



Masaw 本想藉著這次夫妻倆空閒的時候，好好安排全家出國的事情，但這樣一廂情願的想法，顯然只換來兩人對坐無語，寂寥的氛圍竟比山風還冷。此時 Masaw 的母親 Iyang Lahang(彭平豔玉)原本要進房間休息了，可走到客廳的時候，察覺到兒子和媳婦兩人在前院異常地安靜。她從客廳紗門縫隙間探向前院，兩人的身影一動也不動的對坐在茶桌兩旁。

Iyang Lahang 很清楚兒子和媳婦為了出國移居的事情談不攏而鬧彆扭，她更摸透了兒子的性格，執著於一件事情，無論甚麼都擋不住地要去做去的意志力，就跟他已過逝的父親一個樣。兒子從小就很有旺盛的自信心，就是要追根究柢地完成了才甘願。Iyang Lahng 年輕時候擔任過日治末期支亞干蕃童教育所的老師，在早期部落社會是一位頗受敬重的人。後來經過長輩的撮合相親，跟 Murisaka 部落青年 Akit Karaw 結為連理，婚後也非常認命地跟著丈夫從事農耕、種植和哺育照料子女。

民國五、六零年代的部落社會，普遍物資缺乏和經濟上的邊緣弱勢，各家戶主要的經濟活動就是在山區開墾土地、種植山林作物，為了墾拓耕植的人力需求，在當時的部落家戶並不鼓勵孩子去學校讀書。Iyang Lahang 非常瞭解培育孩子讀書受教育是關乎他們一生的前途，正因為有這樣的生命體認，作為母親的 Iyang Lahang 很重視孩子求學階段的學習狀況，家族裡無論大小人力都投入了山田農耕的時候，她始終堅持讓孩子安心上學，鼓勵孩子們認真讀書，以後往自己有興趣的方向發展。所幸她的五個子女也沒有辜負她的苦心，孩子們一路讀到高中、大學，有的學校畢業後擔任教職，有的從事社會服務業，而 Masaw Akit 選擇了高中畢業後投筆從戎，母親 Iyang Lahang 更給予全力支持和濃濃的祝福。

Iyang Lahang 推開紗門緩步走向前院茶桌旁，拿了一張靠背塑膠椅擺放在 Masaw 夫妻兩人的中間坐著，Masaw 看著母親坐了過來，他稍微挪移了一下自己的座椅，好讓母親坐下來的空間寬敞些。Iyang Lahang 坐定後看著兩人依舊靜默無語的情況，不免有些擔心沉悶的氣氛繼續下去不是好事，也將影響到還在讀國中、國小的三個孫女。雖然她不希望兒子的事業受到阻礙，也不願見到兒媳和孫女們因為家庭生活變動而煩心憂愁。她想到兩年前過世的丈夫在病情惡化的時候所講的話，從 Masaw Akit 回來之後，因為一心規畫著出國的事情，前些時候又張羅部落抗爭的行動，她也就一直沒有跟 Masaw 提起父親的臨終遺言。於是趁著這次難得夫妻倆都在場的時候，Iyang 的話語打破了沉悶已久的僵局：

Ngagun misu bi kingal kari Saw, wada sida ka tama su ni dnurun kuna balay, nasi malax qpahan na mrata ka laqi da o iya bi psaaay gaing da.

Saw nii ka kari tama su sida ni dnurun kuna.

(Masaw，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就是你爸爸在臨死之前特別交代過的，他說如果孩子回來之後千萬別再讓他出去啦！  
這是你的父親當時特別交待我的遺願。)

Masaw Akit 聽到了母親講的話後，眼神望向母親，眉宇間透射出驚訝又疑惑地說：

Balay bi wada rmngaw saw nii kari ka tama hug bu?

(父親過世之前真的說過這些說嗎?)

母親再次鄭重的說：

Saw nii ka hnici kari tama su, pgalu bi ka kuyuh su ni lqlaqi su da.

Ini su duwa ka mniq alang hini hug? maa su asi ka musa gaing duri?

(這是你父親的遺言，你的妻女很讓人心生憐憫。)

你就不能留在部落裡嗎?為什麼一定要再往國外跑呢?)

聽到母親轉述父親的遺言要留在部落，Masaw Akit 恍然意識到這一陣子以來，出國的事情一直無法成行，似乎就是祖先在冥冥中的安排，當即收起桌上的機票，把出國的念頭徹底取消了。想到兩年前父親過世的時候，人在國外的 Masaw 雖然趕回國來奔喪，只是父親已然撒手人寰，全家陷入極度哀傷之中，也沒有留下任何隻字片語。在他全心規畫著移居國外的時候，母親為了讓孩子充分發展自己的人生，竟能隱忍多年，從不曾提起父親的最後遺言。Masaw Akit 感念著父親的憐惜和母親的慈愛，決定把後半生的人生重心放在部落、家庭，並和族人一起打拼。在部落裡參與維護民族尊嚴和捍衛原住民保留地的社會運動，同時也回應了鄉內族人的殷切期盼，投入政治選舉活動。Masaw Akit 在 1991 年 5 月 9 日所寫的〈我以太魯閣族為榮〉這篇自傳式文章中，表明了他從效命國家情報疆場逐漸轉向挺身部落危難的身心體驗與觀察，其中幾個段落書寫中，也清楚地寫出當前太魯閣族原住民的危機與作為一位太魯閣族人的選擇：

服役二十餘年，官任陸軍上校，長年派駐在外，政府交付重任，均能出生入死圓滿達成。感謝幸運之神眷顧，以有用之身戮力效國，光大我太魯閣族門楣。七十九年十一月份自軍中退役，應全體鄉民及地方人士殷切要求，由市區搬回萬榮老家定居，而先前承諾某財團高薪職務，計畫舉家移民，未料在臨行前一天因受鄉親之託，出面解決部落「環保生態」嚴重問題涉及生存危機，延誤了行程而作罷。國外之行一延再延，終至渺無可期。於是利用在家養病期間，一口氣訂閱了國內許多份報紙雜誌、期刊，期能透徹瞭解國內情勢。所得到的直覺反應是國內人民普遍產生嚴重的「信心危機」，尤其我原住民族長年沉痾問題始終未得到合理解決，有如體內傷痕揮舞不去，痛苦愈深，無法自拔。如何協助解決國家於亂局？如何擺脫我原住民族於危機？這是一年多以來一直在努力思考，並尋求突破的重要課題。(引自 Masaw Akit 彭密成，1991 年 5 月 9 日，〈我以太魯閣族為榮〉，自撰紀錄。)

Masaw Akit 在這篇文章裡面特別提到原住民族在國家體制下的危機，其中「長年沉痾」指的就是祖先土地和山林資源被侵占、破壞，迄今仍未得到合理解決而大量流失的傷痕痛苦。緊接著在 Masaw Akit 的這篇記錄裡面也提到了他所觀察的問題癥結，那時候正是台灣島內興起本土主義的民國八零年代初葉，說明了保鄉衛民的主張和他的內心糾結：

當我回鄉定居後的觀察與了解，發現我原住民族數百年來賴以為生的所謂「山胞保留地」，因迄未「立法」也無法受到「國會」有效監督，所以被侵占、被破壞得非常嚴重，土地資源也因而大量流失。原住民土

地被巧取豪奪、任人宰割，實敢怒不敢言。如此長期傷害原住民族情感，對執政黨「仁政愛民」形象所造成的破壞性與影響實無法估計。當前原住民族生存空間瀕臨危機，身為太魯閣族的我，因愛國愛鄉「關心原住民的前途發展，了解原住民的生存需要」，內心幾經掙扎，決定放棄國外高薪工作，選擇「保鄉(族)為民，以謀國家協和」做為爾後半生努力目標和分豆方向得在出發。我知原住民族本屬弱勢，但大地就是孕育我們的母親，青山就是我們的守護神，所有原住民族已有自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基於民族生死存亡的憂患意識，人人有責任，以盡到一個原住民族子弟應盡的義務。(引自 Masaw Akit 彭密成，1991 年 5 月 9 日，〈我以太魯閣族為榮〉，自撰紀錄。)

在這篇自傳式的文字紀錄之末，Masaw Akit 則以「過去犧牲奉獻為黨國，未來無私為我原住民」為段落標題，宣示自己重返鄉土落葉歸根，感受到故鄉明媚青山、暖暖綠水的溫柔召喚，如此清明的山水谷地才是他真正的家。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就以滿腔的理想毅然決然地投身政壇，參選了 1991 年的國大代表選舉和 1992 年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他的訴求就是不為名、不為利，只想為族人同胞做點事、盡點心。

Masaw Akit 以「過去犧牲奉獻為黨國，未來無私為我原住民」為自我期許，並以不為名、不為利，只想為族人同胞做點事、盡點心，毅然投身政治選舉。在 1991 年、1992 年參選國大代表和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圖為彭密成(Masaw Aki)競選第二屆(1992 年)立委選舉期間，在秀林鄉崇德村懇託鄉親尋求支持的實況。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



民國八零年代的台灣民主選舉如火如荼地展開，人民作主的呼聲響徹雲霄，台灣民間各階層展現史無前例地豐沛能量，選舉活動本身卻也籠罩著黑金、黨派、地方派系相互傾軋的混亂險惡。對於單純坦蕩地只是一心想著服務族人而滿懷理想的 Masaw Akit 而言，這毋寧是一場未知領域的詭譎戰場。青春壯志獻給了遙不可及的反攻大陸夢想，在脫離部落二十多年後，如今 Masaw Akit 和部落裡的競選團隊藉著選舉活動行程，終能走訪太魯閣族人每一個鄉村家戶，也環島踏遍了山地原住民各村里。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實際踏訪島內其他族群的部落社會，讓他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生存處境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雖然選舉的結果不如預期，但他在選舉過程中，藉由參訪東西兩邊的原住民部落，著實獲得了進一步的感觸和啟示，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的部落，瞭解自己的家族、部落和祖先，才是現階段台灣原住民族振興發展的重要起點。

回顧過去投入那段亟思為族人服務的政治參選歷程，Masaw Akit 自承之所以能夠坦然面對每一次選舉落選結果的種種遺憾，以及後來經商期間曾經受到來自公部門的刁難、打壓，依然闖出了一片輝煌的經商之路，實際源自軍職期間出入危難而屢次超越命懸一線的生命經驗，對於塵緣俗世必然的成敗得失早已撼動不了他那如鋼鐵般的堅韌心志了。Masaw Akit 在幾次的訪談中，表述了太魯閣族人必須及早建立的人生價值觀，那就是族群主體性與心中常保有盼望：

我退伍三十年了，剛退伍那幾年我太太鼓勵我去玉山神學院去進修，後來是想讀空中大學，已經完成了報名，因為種種干擾就沒有辦法去讀了。我只好專心做生意，這樣還是會有干擾、打壓，然後就是進行訴願。我就是一路這樣走過來，對我來說這些經歷算是對我的磨練，而且從中我也學到了一些事情，像是原住民族法律。

一旦我決定做甚麼，不管成或不成還是怎麼樣，決定的事情我會去兌現，我堅持主體性在前面。那麼到了現在就是說要怎麼樣把我們家族的一些事情，能夠讓後代瞭解，經常的祭拜，飲水思源，讓大家不要忘記這個事情。先從我們自己的家庭開始去瞭解、懂得、相信，如果不去相信祖先，家裡會亂七八糟。

從我退伍到現在，當年跟我一起參選的政治人物在哪裡了呢？回想我三十年前講的那句話，就是前半生和後半生的誓言，我到現在還在追求原住民正義、民族自治，而且還看到了有一個好的發展結果，這就是為了部落、為了整個家族有了交待。像這種民族自覺的觀念原本要慢慢的在部落倡導、轉變，但是看到自己的部落一天到晚炸山，我們這裡的山區已經被挖得很深了，這樣要怎麼自治？我當時參與選舉的時候就是以這個為主張，就像是部落的一盞明燈。從 1990 年開始，國民黨以外的部落力量從我這裡運作出來，我從 1991 年開始推動部社落運動，



為了這個部落社運，從此跟政治綁在一起，等於說是冥冥之中、無形之中涉入了政治。

自從我們認識到現在，這期間發生了溫泉、台電的事情，你看看公務部門這個部分，我個人已經是識途老馬啦，我也不會為了這些事情緊張，我們現在是要智慧之戰，我不會畏懼這些，如果換作是部落族人就會很緊張。我現在碰到一些文字方面的事情，遭遇到各種壓力的時候，可以從容面對，這是從國外歷練到的抗壓意志。假使沒有這些抗壓性，我在選舉失敗的時候早就倒下來了，搞不好也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也不一定。選舉失敗，落選幾次，我是說輸了就輸了，我不會有怨言，就是認了。如果是其他人，繼續跟著鬥下去，會導致妻離子散，選上了也會產生很多問題。我現在還能夠振振有詞就是我的堅持，就像我前面說的，我的前半生，我的後半生，我就是堅持這個。

我們絕對不能離開自己的主體性，一旦離開了主體性和自主性，族人就會迷失了。有這些人失去了主體性，迷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意識，像這樣的迷失就是失去自我，自我就是自主性，還有主體性。自我意識淡薄、忘記，或是放棄，後面就會得憂鬱症。最後是孤立自己沒有盼望，人生還是要有盼望比較好。(採錄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2018 年 11 月 17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2019 年 4 月 6 日、2019 年 4 月 27 日，Masaw Akit〈彭密成〉口述)

Masaw Akit 在 1991 年得知父親的遺願後，就把所有的重心放在了部落，一方面跟部落族人共同推動部落社會運動，其中在 1992 年協助吉安鄉族人回復山地原住民身分，以及為族人爭取增劃編山地保留地，到了 1993 年徹底封殺了在部落山頭設廠十幾年的石礦業者，後來成立了台灣原住民自治聯盟，終結台電設廠計畫。另一方面則是以原住民勞工為商場經營概念，創設神鷹徵信科技公司、邦聯企業管理顧問公司、花蓮縣派遣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直到近兩年仍持續為 1996 年以來的還我林田山原保地運動奮鬥不懈。

Masaw Akit 後半生的未來無私為原住民，也跟他前半生在國外出生入死的堅決超越同樣擲地鏗鏘，每一段情節思路都充滿曲折且富有智慧。